

第五卷 孤絕之屋

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孤獨地度過二十幾年的幽居生活，被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解僱帶給她的重大打擊，使她完全封閉自己，不再與外界接觸。回顧她的一生，每當她遇到重大挫折時，就會出現封閉與逃離的反應。尤其是有關蚤子的幻想就會顯現出來。第一次提到「蚤子」是在〈天才夢〉中：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噬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在寫這篇文章時，她深受經濟壓力、學業打擊與母女的緊張關係的總總焦慮影響，蚤子化爲某種心理癥結出現在文字中。第二次提到蚤子，是在一九六三年訪問台灣之後寫成

的《重回前方》，那時賴雅突然中風以及香港種種不如意的遭遇，「蚤子」再度化爲某種象徵進入她的文章，但最嚴重的困擾，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八八年二月間，她自謂飽受蚤子侵襲，向林式同描述那些咬噬她的蚤子產於南美，生命力極強，散布在任何角落中，連冰箱保溫層都不放過。爲了逃避這些蚤子，她理短頭髮，只穿一件寬袍子，平均每一個星期換一個住所，幾乎丟失所有的東西。最後一次提及蚤子之幻，是在她臨終前數月，張愛玲告訴林式同，她的皮膚病又發作了，嚴重到衣服都不能穿，爲此常常感冒。

林幸謙在〈蚤子之幻與避世之謎〉一文提到：

張愛玲晚年的孤僻性格，以及那種近乎自閉的離群隱居生活，這裡相信和其早年心理因素的影響有關。針對有關問題的追索，至少可以尋溯到少女時期她被父親毆打囚禁的經歷。這裡把張愛玲日後的孤僻及隱居的生活型態，大膽視之爲一種心理療傷的行為。通過這種方式，張愛玲把自己置設在當年想要逃離的場所之中，而這場所正象

徵著張愛玲無從逃離的一種心理癥結：像「蚤子之幻」一般，深深蠶噬著她的身心。³⁹

在心理學上，有「變態恐怖」(Phobias)的病症，hobia為希臘文害怕的意思，如Claustrophobia為「幽閉恐怖症」，典型的變態恐怖患者害怕一些無害的物體，它的形成是壓抑威脅的衝動，結果將強烈的情緒轉到無害的物體，該物體某方面象徵了原始衝動，有時害怕的只是被壓抑的材料的一部分或殘餘。

所有變態恐怖病患需要逃避所怕的物體，以免受到焦慮的襲擊，如壓抑失敗了，變態恐怖開始蔓延和類化，使得患者害怕的物體和情境越來越多，直到連過表面上的常態生活都不可能了。⁴⁰

如果把張愛玲的「蚤子之幻」視為一種變態恐怖病症，那麼觸發她的恐懼是什麼？自從一九七九年她發表〈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惘然記》出版，她所受到來意不善的批評甚多，受成名之累，遭到媒體的關注與侵擾，一九

八一年胡蘭成在日本去世，這些因素可能是引發她「蚤子之幻」的原因，林幸謙認為她的避世與避蚤有某種內在的關係，並進一步把張愛玲視為中國現代文學中一種女性作家的隱喻，她一生所經歷的「沉默」、「分裂」、「矛盾」以及「空隙」，都觸及了女作家的隱痛。林幸謙視〈天才夢〉中有關蚤子的描寫為一生命寓言架構：

在此架構中，如果把其中的「生命」視為作者本身：即女性身體，「華美的袍」便是以成為父權社會的象徵／隱喻，即在現實生活中把女性身心包裹其中；而「蚤子」則可影射「父親」的一種寓言。……⁴¹

如果這個架構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房子（公寓）即為她的逃離所，一層與外界隔離的牆。「房子」和「蚤子」代表的是安全與恐懼的矛盾組合。她一直重回當年被父親幽閉的現場，視蚤子（父親）為逃離的理由，並不斷重複幽閉與逃離，表達她無盡的焦慮與恐懼。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對照記〉中除了父親、祖父與弟弟，其他會有親密關係的男人都被她排除，如果把「蚤子」擴大為對「男性」的焦慮與恐懼，那麼張愛玲的蚤子之幻，可以解讀為逃避男性社會的象徵。

如果「蚤子」象徵男性，「房子」象徵的是女性，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常被討論的意象是月亮與鏡子，但最隱晦的莫過於房子的意象，它有時是死亡的象徵，有時是愛情的象徵，但有可能是母親（子宮）的象徵。她一生住過無數個房子，曾有過歡樂與幸福，也有過痛苦與絕望，我們不妨翻開《對照記》圖十九，是一張母親和姑姑住過的房子，她寫著：「我母親離婚後再度赴歐，我姑姑搬到較小的公寓，本來兩人合租的公寓沒住多久，遷出前在自己設計的家具地毯上拍照留念。」在這裡依戀的不知是母親或房子，或者兩者已合而為一。

早期在〈私語〉中她就會以依戀的口吻描述母親住過的房子。

……母親走了，但是姑姑的家裡留有母親的空氣，纖靈的七巧板桌子，輕柔的顏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愛的人來來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管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裡了。

母親的房子精潔高雅，被她認為代表最好的一切；而父親的家，「那裡什麼我都看不起」。當她逃離父親的家，繼而又逃離母親的家，她刻意排除身上貴族、精潔的部分，在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浮花浪蕊〉，洛貞的居處即是這種叛逆的寫照：

……大家走過房門口，都往裡看看，看見洛貞坐在草蓆上，日用的什物像擺地攤一樣。這可真搬進難民來了，房子要貶值了。

……她自己席地而坐很得意，簡化生活成功，開了聽的罐頭與麵包黃油攔在行李上，居然一個蟑螂也沒有。但是這些上海人鄙夷的眼光卻也有點受不了。⁴²

晚年幽居的張愛玲大約也保持同樣的生活水準。她生前最後幾年住的房子，據林式同描

述，除了一張窄窄的行軍床、電視機、落地燈和一張摺疊椅，一具摺疊梯，牆上沒有掛任何東西，真可說是「家徒四壁」，寫作時就在一疊紙盒上。她刻意過這樣簡得不能再簡的生活，一方面是便利遷移，一方面也是對過往貴族生活的揚棄吧！

她對物質的愛悅，對擁有自己屋子的夢想，至此，一一被她拋擲一空，除了一個空洞的房子作為她最後的死亡之所，她對人間的最後撒手可說是最脫俗飄逸的一舉！而空洞的房子代表的「一無所有」、「沉默」、「孤絕」，不正是一個女作家在父權社會下最佳的寫照嗎？

張愛玲從出生到死亡是一個叛離與回歸的歷程，對於一個根據觀察與體驗來進行寫作的作家而言，越來越封閉的生活，使得她將外界的諦視，轉化為內心的苦思冥想，但張愛玲並不全是內省與神祕傾向的作家，越到晚年，她越重視客觀的事實。神祕內省的作家往往會成為唯心主義與神祕主義者，如艾蜜莉·狄金遜，而張愛玲卻成為考據學家及人性的科學家，她觀察的對象是富有民俗學意義的《紅樓夢》與《海上花列傳》，也包括富於人類學意義的人種學，她對人種學的興趣可能與她在香港接觸各色南洋人種及東西混血引發的興趣，她的暱友炎櫻即中國與錫蘭的混血兒，她甚至懷疑母親也有某種異質的血統，在她看到宓妮時，覺得與母親長得很像，「宓妮看上去二、三十歲，穿著洋服，中等身材，體態輕盈，有點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我母親，」她又接著說：「我從小一直聽見人說她像外國人，頭髮也不大黑，膚色不白，像拉丁民族。她們家是明朝從廣東搬到湖南的，但是一直守舊，看來連娶妾也不會娶混血兒，我弟弟像她除了白。中國人像那樣的也有，似乎華南之外還有華東沿海一直北上，還有西北西南。這本集子裡〈談看書〉大談人種學，尤其是史前白種人在遠東的蹤跡，也就是納罕多年的結果。」

納罕多年的心結使她追蹤人種的血統關係，我們不妨把它視為「西方中心主義」或「漢文化中心主義」的逆向書寫，也是一種母體的追尋。母體代表的是人自身的生命根源，於種族是古老的民族記憶，於文學是一貫相承的傳統，於女人則是母親與子宮的象徵。

佛洛伊德的弟子蘭卡（Otto Rank 1884-1939）曾提出「出生受傷」和「回歸母體」

學說，他認為在母親分娩過程，嬰兒受到恐懼和痛苦的震盪，出生創傷於是成爲所有心理因素的根源，與創傷一起產生的，就是回歸母體天堂的願望。

張愛玲的生命創傷，使她對人性的「陰影」特別敏感，不管是「小黑人」或「蚤子」，可以解釋爲「黑暗原始的生物」，它是潛意識內容的具體化，也是一切壓抑到潛意識黑暗的特質的總額，它也就是榮格理論中的「陰影」⁴³ (Shadow)，即存在於個人身上的潛意識的天性的黑暗面。「陰影面」常作爲一個低劣的或者原始的人出現在夢裡，帶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特質。「陰影面是個人的潛意識，這是一些野蠻的欲望，與社會常規，與我們的理想，個性不相容的情緒的激動，各種使我們感到羞恥，而我們寧願否認存在我們身上的東西。我們生活的社會愈狹隘、愈有限制性，則我們的陰影面愈大，這是必然的。」⁴⁴

張愛玲是上個世紀擅長挖掘人性黑暗面的能手，她對這些「陰影面」感受特別深，她的作品愈寫愈隱晦，裡面潛藏的陰影特別深且廣，所以她用榮格的理論印證那梯號叛變故事中的變態情慾：「別的生老病死，一切的事也都有這種美，只有最好的藝術品

能比。」⁴⁵

她嗜讀人種學的書籍，也可說是一種母體的追尋，認同母親，認同血液中的異質，而《對照記》的寫作即是具體的生命印記，兩者交加一直吟到夕陽山外山。

她研究《紅樓夢》與《海上花》也是對母體文化的認同，因爲這兩本書在她是一切的根源。她也在裡面尋找永恆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作爲她對抗外在世界的依據。「母體追尋」跟「出生創傷」有密切的關聯，一個人在生命過程中受到較多的創傷，母體的追尋更強烈，母體有時以桃花源、仙山、天堂或樂園顯現。《紅樓夢》與《海上花》都是樂園的神話，雖然是寫實的，主題卻是「禁果的樂園」，而克利斯青那些叛黨所追求的也不是「禁果的樂園」嗎？

一直到《對照記》的編寫，可說是回歸母體的最後歷程，在這裡她刻意排除她生命中的男人，除了她自己，母親、祖母、姑姑、炎櫻都是她的愛戀所繫，她在這生命的回溯中，顯示女人生命猶如天體的循環，是圓形的、滋長的，回歸自己，也回歸自己的血源。她死在自己的孤絕之屋中，但並不寂寞。

註釋

1. 陳子善〈圍繞張愛玲《太太萬歲》的一場論爭〉，《私語張愛玲》，浙江文藝，一九九五年，頁二六八。
2. 同上，頁二六八。
3. 高全之〈《赤地之戀》的外緣困擾與女性論述〉，《當代》第一三二期，一九九八年八月。
4. 王德威〈重讀張愛玲的《秋歌》與《赤地之戀》〉，「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一九九六年。
5. 龔之方〈離滬之前〉，《永遠的張愛玲》，學林，一九九六年，頁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
6. 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十期。
7. 克勞迪·朱里安〈這才是美國〉，國立編譯館，一九九二年，頁一三〇。
8. 同上，頁一三三。
9. 〈賴雅日記〉影印本，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圖書館提供。
10. 同上，一九六〇年四月四日。
11. 張愛玲給賴雅的信件，計六封，馬里蘭州立大學圖書館提供。
12. 同上。
13. 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大地》，一九九六年，頁七二。
14. 伊塔羅·卡爾維諾《巴黎隱士》，時報，一九九八年，頁八〇。
15. 同上，頁四九、五九—六〇。
16. 高克毅〈請張愛玲寫廣播劇〉，《永遠的張愛玲》，學林，一九九六年，頁三七四。
17. 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聯合文學》十三卷第七期，頁六一—六二。
18. 同上。
19. 同上，十三卷十一期，頁六九—七〇。
20. 同上，頁七〇—七一。
21. 同上，十三卷六期，頁五二—五三。
22. 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華麗與蒼涼》，皇冠，頁一五六—一五七。
23. 同上，頁一六二。
24. 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大地，一九七三年，頁三一。
25. 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七期，頁九〇。
26. 同上，頁九一。

27. 同上，頁九二。
28. 同上，頁九二。
29. 同上。
30. 彭樹君〈瑰美的傳奇·永恆的停格——訪平鑫濤談張愛玲著作出版〉，《華麗與蒼涼》，皇冠，一九九五年，頁一八二。
31. 同上。
32. 同上，頁一八二—一八三。
33. 同上。
34. 同註28。
35. 同上，十四卷第二期，頁一〇〇—一〇二。
36. 同上。
37.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華麗與蒼涼》，皇冠，一九九五年，頁一九六至二二〇。
38. 張頤武〈人民記憶與文化命運〉，《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張京媛編，麥田，一九九五年，頁二五五。
39. 《張看》，皇冠，一九七六年，頁一七〇。
40. 《明報月刊》，一九九八年九月號，頁二二。
41. 韓幼賢譯《變態心理學》，教育部訓育委員會，一九七三年，頁五五—五七。
42. 同39，頁二三。
43. 《惘然記》，皇冠，一九九五年，頁六〇。
44. 榮格《榮格分析心理學》，結構群，一九九〇年，頁四八—四九。
45. 佛德芬《榮格心理學》，結構群，一九九〇年，頁四五—四六。
46. 〈續談看書〉，《張看》，皇冠，一九七六年，頁二六四。